

古代爱情传奇

雨泣梧桐

新路尹靖



雨泣梧桐

● 古代爱情传奇 ● 新稿 ● 尹靖

● 北岳文艺出版社



RB 647/09

雨 泣 梧 桐

靳璐 尹靖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解放路46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晋东南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字数: 132 千字

1988年11月 第1版 1988年11月 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ISBN7-5378-0067-7/I·65 定价: 1.75元

前 言

我们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一组爱情故事，是根据古代
的文言小说改编而成的。

说到改编，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明代的文学家冯梦龙和
凌蒙初。他们编写整理的“三言”（《醒世恒言》、《警世
通言》、《喻世明言》）和“二拍”（《初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大都是在文言小说的基础上铺演而成
的。原来的故事，一般还是粗陈梗概，情节比较简单，可是
到了他们手里，经过重新加工再创作，写得细腻委婉，曲折
生动，绘声绘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象《玉堂春落难
逢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
等，这些生动感人的爱情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着，至今仍
是脍炙人口，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读者。似乎可以这样说，
冯、凌二氏是我国古代杰出的通俗小说家，他们的工作是那
些正统的文学所不能替代的，他们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是不可
磨灭的。

当然冯、凌二氏只可能编选了古代文言小说中爱情故事
的一部分，此外，也还有大量的爱情故事散见于历代笔记、
传奇小说中。如果能从中再选取一些篇章加以改编，便于今
天的青年读者阅读、欣赏，这当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正

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试着编写了这个小册子。我们这样说，绝无比附前贤之意。我们自知，水平所限，能力所及，作得很难令人满意。但是，今天的青年读者们，如果能从中窥见古代文言爱情小说的吉光片羽，也就算是达到了目的。

文学是人学，男女之间的爱情也从来不可能脱离开现实社会。这本小册子虽然是改编了古代爱情小说有限的篇章，我们仍然可从中窥见封建时代的社会风貌。

首先，这些爱情故事比较充分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男女青年对自由爱情、自主婚姻的热烈而执着的追求。他们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表现了爱情上的觉醒。虽然，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他们大都遭受到悲剧的命运，但是，他们常常以双双殉情来表现对封建礼教强烈的抗争。而那些出身于社会下层的青年男女，在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泼辣大胆，敢作敢为，他们敢于私自结合，以至于弃家逃走，洋溢着一种清新的气息。这些在《青眉》、《宜织姑娘》、《义丐》等篇中得到比较集中的反映。

其次，是对坚贞不渝的纯洁的爱情的热情的赞颂。在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妇女的人身地位得不到保障，男子则常常是二三其德，即所谓“痴心女子负心汉”。而这些作品中的男女青年为了追求纯洁的爱情，不管经历了多少挫折和磨难，始终是矢志不渝。“生时不得志，死去亦钟情”，他们生生死死都要在一起。象《鸳鸯冢》、《心坚金石》、《曲江会》中的男女主人公等都刻划得十分动人。

此外，这些作品中，还批判了以封建门第、金钱为标准的错误的婚姻观念，直到今天，这些都还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爱情故事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时代社会和政治的黑暗。象《秦吉了》、《王琼奴》等篇都通过男女青年爱情的不幸遭遇，揭露了统治阶级、豪强势力求欺压残害人民群众的血淋淋的惨状和他们的丑恶本质。这对于了解封建社会黑暗的现实，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些爱情小说在艺术上也具有鲜明的特点，故事情节一般都曲折生动，有的还注重心理刻画和细节的描写，把儿女情态写得含蓄而又逼真。有的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或写狐仙、蚌精，都有着美好的心灵，令人感到可亲可爱；有的还用奇幻的结尾，来表达人民群众美好的理想，这些都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古代的爱情小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思想内容上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尽量选取那些至今还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作品，并对其中一些消极的乃至错误的东西作了较大的删削、改动和加工。但是，这种改写工作又必须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不能将今天的思想强加于古人，任意地将古人思想拔高。因此，改写加工之后，难免还存在着一些消极的因素，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这些也还必须持分析批判的态度。

1985年9月

目

录

前言	(1)
曲江会	(1)
潮王媒	(11)
鸳鸯冢	(19)
病玉缘	(34)
青眉	(48)
鲛泪缘	(56)
夜光娘子	(61)
秦吉了	(69)
宜织姑娘	(78)
相思树	(90)
绫帕情	(97)
意娘魂	(104)
夫妇重逢	(111)

李妙惠.....	(118)
义丐.....	(129)
错中缘.....	(138)
章台柳.....	(146)
心坚金石.....	(153)
风雨潇潇.....	(161)
王琼奴.....	(168)
孙丽娘.....	(178)
两个孤儿.....	(186)

曲江会

三月天，曲江池畔柳如烟。

莲荷亭亭立，池水碧如蓝。

人人都说江南好，

曲江风光赛江南。

唐代的风俗，每年三月，京城的男男女女纷纷到郊外出游，这唤作“踏青”。这曲江池在长安城东南十里，是个风景优美的所在。每到这个季节，游人更是络绎不绝。

这年春天又到了。曲江池畔，柳丝倒垂，水中开满了荷花，游人们成群结队来到这里，更觉得春意盎然。

就在这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一个书生打扮的年轻人。他相貌清秀、举止文雅，衣着虽然并不华丽，却是风度翩翩。这年轻人信步来到水边，望着那粼粼的碧波、飘着清香的荷花，不禁深深地陶醉了……

这年轻人姓柳名玉，曾任华州府参军之职。只因他禀性耿直，触犯了上司，丢了官职。华州府地近长安，柳玉在家中闲着无事，便来到长安观赏那京城的风光，在城里荐福寺找了个住处。今日乘着游兴，也来到曲江池畔。

柳玉站在岸边，观赏着这旖旎的风光，正看得出神，忽见近岸浅水中停下一辆朱漆的轿车，车的后帘微微地掀开，从中伸出一只纤纤的素手，正在指点着什么。

“翠儿，将那朵荷花摘下来。”车内传出一个姑娘的声音。

“小姐，是要那朵粉红的吗？”那个名叫翠儿的婢女一边答应着，一边弯下身子采摘水中的荷花。

听到车中那甜脆的声音，柳玉便忍不住向车中偷偷地观看，只见车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容貌十分美丽。柳玉两只眼睛直直地看着，不禁发起呆来。

就在这时，车上的姑娘看见了柳玉，也偷偷地把目光送了过来，久久地停在他身上，不肯移开。恰巧，两人目光相对，姑娘顿时涨红了脸，莞尔一笑，便低下头来。柳玉此时，已是如痴如醉，怔怔地站在那里，半晌动也不动。待他惊醒过来，姑娘的车子已经走远了。柳玉此时容不得多想，便撩起衣裳，紧紧地追了上去。这正是：

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

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

柳玉紧紧地跟在车后，来到城里，又走了一程，那轿车拐进了永崇里，便不见了。柳玉知道姑娘就要到家了，不便再跟随着，便停住了脚步。

“这是谁家的姑娘呢？”柳玉心中暗暗想道。他见路旁有一位老人，便上前行礼道：“老伯伯，那车上是谁家的姑娘？”

“这姑娘名叫崔娘。她幼年丧父，母亲王夫人如今已经上了年纪，又染病在床。她母女二人也够苦的了！”老人轻轻地叹息道。

“谢谢老伯。”柳玉见天色已晚，便告辞了老人，向自己的住处走去。

到了晚上，柳玉一个人坐在灯下，回想起白天在曲江畔与崔娘相遇的情景来。“那崔娘对我好象并非无意，只是我与她家素不相识，又如何能与她再见上一面呢？”他想来想去，别无良策，便将自己的心事写成书信。第二天早晨，托人交给了崔娘的婢女翠儿。

崔娘自从在曲江畔见了柳玉，回到家中，心神再也安定不下来。柳玉那文雅的举止，潇洒的仪表，时时浮现在眼前。到了夜间，躺在床上，翻来复去，不能成眠。第二天清晨起来，心中烦闷，便一个人在屋里做起了针线活儿。

“小姐，有人给你送来一件东西。”翠儿从外面满面春风地跑了进来，倒背着手儿，嘻嘻地笑着。

“什么稀罕东西？我不喜欢。”崔娘仍低着头做活，并不理睬她。

“小姐不看，也就算了。”翠儿说着，就假意儿转过身来要走。

“死丫头，还不快给我。”崔娘抬起头来，假装生气道。

“人家好心好意地给你送来，你却这样拿腔拿势的。”翠儿一赌气便把书信扔到床上。

崔娘见是一封书信，心中先是一怔，待将书信打开来看时，心中禁不住突突地跳起来。

“小姐，那柳相公信上都说些什么呢？”翠儿上前问道。

“死丫头，还不快住嘴。你竟敢私自拿来这种书信戏弄于我，老夫人知道了，决不轻饶你！”崔娘立刻变了脸色道。

翠儿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再也不敢吱声了。

从此以后，崔娘便把心事藏在心里，常常唉声叹气的，却不敢与母亲说知。

崔娘有个舅舅，官居执金吾，是负责京城治安的武官。这天早晨，舅舅来到崔家看望妹妹，见王夫人仍然抱病在床，便问道：“妹妹近日病可见好？”“我的病不要紧的，兄长不必惦记。”王夫人道。

舅舅见崔娘不在屋里，便对王夫人道：“妹妹，我此番来，有一事相求，不知妹妹是否愿意？”

“兄长有事，就请说吧。”王夫人道。

“妹妹，如今孩子们都大了，你我也已上了年纪，我有心将崔娘娶过来，给我家武臣作妻室。不知妹妹意下如何？”舅舅道。

“这门亲事，我如何不愿意？”王夫人道，“只是如今崔娘人大心也大了，这事还得和孩子商量一下才好。”

“这也好。等你和孩子商量定了，就让人给我送个信来。”舅舅说完，也就起身告辞了。

吃罢午饭，崔娘坐在王夫人身边，服侍母亲吃药。王夫人看了看女儿说道：“孩子，今天上午你舅舅来了，他要为你表兄提亲呢。”

崔娘听了，心中吃了一惊，手中端的药险些儿洒了。等母亲喝完了药，崔娘才说道：“母亲，您上了年纪，如今又病在床上，我不想离开您。”

“孩子，别说傻话了。女孩子长大了，哪有不出嫁的？”王夫人道。

“我一辈子也不离开母亲！”崔娘低下头来，轻声说

道。

“你再这样，我可要生气了。”王夫人脸上露出不高兴的样子。

崔娘怕母亲真的生起气来，只好把自己在曲江畔见到柳玉的经过告诉了母亲。她眼里含着泪对母亲道：“母亲，女儿只愿嫁给那柳公子，如果母亲一定要把女儿嫁与表兄，日后恐也难以白头偕老的……”

王夫人一向疼爱女儿，见她这样苦苦地哀求，也不愿再勉强，便对女儿道：“孩子，你别哭了。这婚事还可从长计议，可是，我如何向你舅舅回话呢？”

“老夫人，事到如今，为何不去找柳相公呢？”翠儿这一句话，提醒了老夫人，当即就让她去找柳玉。

那柳玉自从托人给崔娘送去书信以后，一直未见回音，心中不禁焦躁起来。这天下午，他一个人在屋子里，胡乱翻些书看，忽见翠儿来了，真是喜从天降。

“可把你盼来了！你家小姐近来可好？”柳玉问道。

“我家小姐都快急死了，你还有闲心看书呢。”于是，翠儿便把崔娘舅舅提亲的事对柳玉说了一遍。

“这可如何是好呢？”柳玉只急得在屋里来回转圈儿。

“我话还没说完呢，看把你急的！”翠儿见他急成这个样子，扑哧一声笑了，“我告诉你吧，我家小姐死也不肯答应。老夫人疼爱小姐，已经答应你们的婚事了。”

“谢天谢地！”柳玉这才放下心来，对着翠儿连连作揖。

“相公可赶快来我们家求亲，晚了可就误事了。”翠儿说罢，便起身走了。

柳玉送走了翠儿，连忙备好了礼物，来到了崔家。王夫人见他果然长得一表人材，心中也十分高兴，便悄悄地为二人办了婚事。三天以后，夫妻二人就搬到金城里住下。

转眼之间，一个多月过去了。那王将军见妹妹一直没有回音，心中未免着急起来，便只好又来到妹妹家。不料想，他刚刚提起婚事，王夫人就擦眼抹泪地哭了起来。

“妹妹，好好的，你哭什么呢？”王将军觉得奇怪，便问道。

王夫人经兄长这样一问，就哭着诉说起来：“兄长知道，自从丈夫死后，我身边只有这一个女儿。我万万没有想到，侄儿竟然这样无礼，也不等举行婚姻大礼，就用一顶花轿把我女儿抬走了……”

王将军闻听此言，只气得火冒三丈，也不再细问，便回到家中，将儿子痛打了一顿，追问他把崔娘藏到哪里去了。武臣不管怎样分辩，父亲也不肯相信，只好忍气吞声，暗中派人打听崔娘的下落。

又过了不久，王夫人终因病重，医治无效去世了。柳玉与妻子搬回家中，忙着料理丧事。武臣得知以后，就连忙告诉了父亲。王将军一听，心中又气又恨，便怒气冲冲地带人来到崔家。

“柳玉，你知罪吗？”王将军厉声质问道。

“请将军息怒。我和崔娘是经老夫人的允诺成亲的。这事家里人哪个不知？您这样怒气冲冲地来兴师问罪，是何道理？”柳玉从容不迫地反问道。

“这——”王将军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可对。心想，妹妹已经死了，这事又如何对证？便只好带着人走了。

王将军回到家中，一口气憋在心里，竟自病倒了。武臣便到官府里告发了柳玉。那县令是个欺软怕硬的，他惧怕王家的权势，便不问青红皂白，将崔娘判归了王家。

可怜崔娘自从被迫来到王家，整天价愁眉不展的，只是长吁短叹。虽然武臣并不计较以前的事，待她也还不错，但她心中仍然时时刻刻地思念着丈夫。

不久，武臣的父亲也因病去世了。崔娘便让翠儿暗中打听，得知柳玉仍然住在金城里。二人就暗中商议，设法逃出王府。

这王府的宅院紧挨着一个菜园，看守菜园的是一位热心肠的老人。崔娘就让翠儿央求老人设法帮她们逃走。老人怕得罪王家，起初不肯答应，后来经不起她们三番五次地哀求，也就答应了。老人便利用晚上的时间，悄悄地把园中的粪堆得和王府的院墙一样高。

这天晚上，趁武臣不在家，崔娘便同翠儿攀上院墙，踩着粪堆，来到园中。老人打开园门，放她们逃走了。

崔娘和翠儿两人出了菜园，便直奔金城里而来。等她们找到柳玉，已是夜深人静了。崔娘和柳玉夫妻二人相见，悲喜交加，便抱头痛哭起来。为了防备王家派人来寻找，当天夜里二人便商议好，第二天清早就搬到群贤里一个朋友家暂住。

第二天，武臣回到家里，发现崔娘和翠儿逃走了，就派人到处寻找，终于打听到他们在群贤里的住处。武臣又告到官府，那县令仍然把崔娘判归王家，并将柳玉问罪，流放到江陵。

崔娘二次来到王家，整天价又哭又闹，寻死觅活的。几

天之后，她又听说自己的丈夫被流放到江陵，再也不想活在人世。每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身体渐渐地消瘦下来，终于病倒在床上。半年之后，也就离开了人世。那翠儿多年跟在崔娘身边，情同姐妹。自从崔娘死后，每天不吃不喝，没过多久，便也死去。王家就将她埋葬在崔娘的墓旁。

那柳玉自从被流放到江陵之后，心中苦苦地思念着妻子。每到晚上，青灯一盏，对影自叹，想起从前自己和崔娘二人是如何恩爱，如今也不知妻子是死是活，止不住流下泪来。

冬去春来，柳玉屋前的小小院落中，已是绿草如茵，鲜花盛开。这天傍晚，柳玉独步院中，对花溅泪，触景伤情，不禁又思念起妻子来……忽然，门外有轻轻的叩门声，他正要去开门，只见翠儿从门外进来，含笑对他道：“相公，小姐就要到了。”说话之间，门外隐隐传来车马的声音，随后就见崔娘缓缓地走了进来，那车马的声音顿时消失了。

柳玉怔怔地望着妻子，只见她素衣淡妆，眉目含情，泪光点点……半晌，他才醒悟过来，问道：“娘子，你是怎么来的呢？”“我心中只有你就是了，你又何必多问呢？”崔娘深情地答道。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了，柳玉和崔娘二人来到院中，望着天空圆圆的月亮，相互依偎着。

“娘子，听说你自幼喜欢弹琴，当此明月良辰，你何不弹奏一曲呢？”柳玉望着妻子道。

崔娘点了点头，便让翠儿把琴取来。只见她转轴拨弦，调弄了几下，便弹奏起来。此时，皓月当空，凉风习习，那琴声如泣如诉，如怨如恨，崔娘眼里早已含着泪水。柳玉深

情地望着妻子，几年来的酸辛凄苦，一时涌上心头……

转眼过了两载，春天又来到了。这天，翠儿正在院里浇花，王府的老仆王忠来江陵办事，恰好路过柳玉门前，见翠儿在院里，心中不禁一惊，险些喊了出来：这翠儿已经死去两年了，她为何又在这里？他又想，这世上的人相貌相似的不少，也许是自己老眼昏花，未看清楚。于是，他就向旁边的邻居打听。邻居告诉他，这里住的是从长安流放来的柳参军。王忠心中更是纳闷，又在门外向院中细细地察看了一番，终于未敢造次，便匆匆忙忙地赶回长安。

王忠回到王府，便将自己看到翠儿的事禀告了主人。武臣听了，心中半信半疑，见王忠一再说明是自己亲眼所见，便命王忠备好鞍马，主仆二人星夜往江陵赶来。

这天早晨，武臣主仆二人来到柳玉门前，从门缝里偷偷地往里面观看。只见柳玉坐在窗前，翠儿捧着镜子立在一旁，那崔娘正在梳妆打扮。武臣亲眼看到这些，不禁毛骨悚然，禁不住“啊”地一声喊了出来。翠儿在屋里听到喊声，心中一惊，当啷一声，手中的青铜镜掉在地上。崔娘此时心中已经明白，便带着翠儿进了里屋。

武臣在门外，愣了半晌，才惊魂稍定。他心中想道：这想必是崔娘的鬼魂了，生前我待她也还不错，她大概也不会加害于我，就壮着胆子，闯了进去。

柳玉在屋里，先是见崔娘和翠儿慌慌张张地走进里屋，心中只觉得奇怪；随后见武臣闯了进来，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王兄来了，请坐。”柳玉强作镇静地连忙让道。

“崔娘和翠儿呢？”武臣问道。